

# 論臺閩語「一時」與「一時仔」的對比 ——兼論「一時仔」的可能發展\*

蘇建唐

國立聯合大學

「一時」與「一時仔」皆是傳達「少量性時段」的時段時間詞，且都可分以副詞與名詞功能從時間角度修飾事件，惟與兩者相容的事件結構則異同互見。就副詞功能來看，「一時」與「一時仔」雖可分布於句首與動前位置，但「一時」傾向與帶有〔+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特徵的事件結合，並於其中傳達「該事件在發生後仍持續處於某狀態」的靜態性概念；至於「一時仔」則慣與帶〔-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特徵的事件相容，且在其中傳達「該事件從 A 情況轉作 B 情況」的瞬成性概念。用作名詞時，「一時」與「一時仔」則分布於補語位置，並且都可與帶有〔+持續性〕特徵的事件相容，惟「一時」傾向出現在書面語，「一時仔」則屬口語體。

此外，本文也從早期閩南語文獻考察得知，明清時期閩南語僅有「一時」，並且同時承擔修飾靜態與瞬成兩種事件結構的功能；爾後，在「成分象似」原則驅使下，於日治時期出現「一時仔」，經過一陣競爭後，於臺閩語中由包含小稱詞的「一時仔」修飾瞬成性事件，「一時」則留用於靜態性事件。

關鍵詞：一時、一時仔、事件結構、靜態性事件、瞬成性事件

---

\* 本文於初稿階段承蒙連金發老師惠賜不少寶貴意見，以及來自兩位匿名評審的細心校閱與修改建議，讓本文得以及時發現並解決初稿的幾處盲點；校稿階段也感謝劉怡萱同學及編輯部的幫忙，特此致謝，文中若有任何疏漏，責任當由作者自負。此外，本文也是科技部計畫「探索閩南語數量與程度」(MOST 109-2410-H-007-067-MY2)的延伸性研究成果；語料檢索上除透過直接查核文獻外，多利用台語文語料庫檢索而得，這裡一併致謝。

## 1. 前言

「一時」(讀為/tsit<sup>8</sup> si<sup>5</sup>/) 為臺灣閩南語(下簡稱「臺閩語」)以及現代漢語共有成分,主要傳達「短時量」概念,如句(1)－(2);此外,臺閩語中尚可發現另一個形式類似的成分,即:「一時仔」<sup>1</sup>(讀為/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如句(3)。

(1) Tùì 牧師 kap 牧師娘真歹勢,煞大家一時相看,大家攏 gāng-gāng 無話。 (台語文語料庫)

tui<sup>3</sup> bok<sup>8</sup> su<sup>1</sup> kah<sup>4</sup> bok<sup>8</sup> su<sup>1</sup> niu<sup>5</sup> tsin<sup>1</sup> phai<sup>2</sup> se<sup>3</sup> suah<sup>4</sup> tak<sup>8</sup> ke<sup>1</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sio<sup>1</sup>  
khuann<sup>3</sup> tak<sup>8</sup> ke<sup>1</sup> long<sup>2</sup> gang<sup>7</sup> gang<sup>7</sup> bo<sup>5</sup> ue<sup>7</sup>

‘對牧師和牧師娘感到很抱歉,但大家一時面面相覷,大家都失神說不出話。’

(2) 演出結束,台上台下一時歡聲雷動,掌聲不斷。(王鳳蘭 2005)

(3) 對啊,啊挂才也佇遐一時仔就毋知走去兜位去啊?

(《四重奏》6)<sup>2</sup>

<sup>1</sup> 若依《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辭典》來看,該詞當記作「一時仔」,惟於引用文獻語料時,可能隨紀錄者使用習慣不同,進而出現不同書寫形式,例如:「一時的」、「一時也」、「一時呀」或「一時á」等,情況不一而足,這裡或未能盡舉,此時為尊重起見,本文傾向不另做調整,該標準也適用其他類似情況,未來將不另做說明。另外,我們從語料庫中還發現「一時」與「一時仔」都可後接「-久」,成為「一時久」或「一時仔久」;鄭縈(2014)將之視為現代漢語的「(之)間」,若綜參張誼生(2007)與董秀芳(2011)的觀點,大致可將之視為「可兼表方位與加強瞬間性的主觀標記」。對此,根據本文觀察發現,「-久」的功能雖著重加強語氣,但對於語句理解不會造成重大影響;且因「一時」跟「一時仔」都可與之搭配,在比較的基礎上仍屬一致,綜此本文傾向不做嚴格區分。

<sup>2</sup> 本文例句來源的縮寫是以(書名/確切摘錄位置):例如《四重奏》6或《語苑》5分別指該電視集或《語苑》等播出集數或出版期數;嘉靖 19.346 是指嘉靖本的荔鏡記第 19 頁的 346 行;新社二 12.18 則指《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二》第 12 頁的 18 行。「台語文語料庫」是由「台灣羅馬字協會」所管理,語料來源主要來自團隊內各方家蒐集提供,詳細名單可至網站查詢(網址:台語文 Corcordancer 程式 (ntcu.edu.tw)),故若遇這類語料,本文將一律標為(台語文語料庫)。

tioh<sup>8</sup> ah<sup>0</sup> ah<sup>0</sup> tu<sup>2</sup> tsiah<sup>4</sup> ia<sup>7</sup> ti<sup>7</sup> hia<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o<sup>7</sup> m<sup>7</sup> tsai<sup>1</sup> tsau<sup>2</sup> khi<sup>3</sup> to<sup>2</sup> ui<sup>7</sup>  
khi<sup>3</sup> ah<sup>0</sup>

‘對阿，剛才還在那，一下子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或因熱點不同，又或因研究取向所致，前人多著眼於現代漢語的「一時」之上，早期學者（如：李泉 1996，張誼生 2004: 165-190，張亞軍 2002: 192-268，李向農 2003 等）甚至僅從時間副詞架構上進行整體性論述；爾後，才陸續有學者（如：丁雪歡 2008 等）開始針對「一時」進行探索。

學者（如：趙艷梅 2004，王鳳蘭 2005，金洪臣 2011 等）對「一時」於現代漢語的用法多以《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為主要參考來源，進而將之在副詞位置的功能分成四類。其中第四類的疊用形式具明確句法形式，須待第 3.2 節另述；這裡只採計前三種，包含：1. 一個時期 2. 短時間 3. 臨時、偶然，用例依序分陳如下：

(4) 我先去商店，一時就回來。 (金洪臣 2011)

(5) 對不起，兒子，爸爸的回答對你來說恐怕深奧了一點，我一時還無法向你解釋清楚？ (王鳳蘭 2005)

(6) a. 王輔臣摸不清康熙問話的意思，一時沒有開口。(王鳳蘭 2005)  
b. 王輔臣摸不清康熙問話的意思，一時沒有開口，過了一陣子才回神。

然而以上例句並不易清楚分出「一時」何時屬「短時間」，何時又沒有？同時也無法分辨「一個時期」與「短時間」在時間量上面的清楚界線；再者，從句(6b)可後接的「一陣子」來看，實用上也很難確切說出「臨時」(或「突然」)義不涉及「短時間」概念。這都顯示對「一時」的討論尚具重新審視的空間。

不同於前者，鄭縈(2014)則針對包含「一時」與「一時仔」在內的若干常用短時義時間詞進行探索，也與本文論題最具相關性；根據鄭文所述，

「一時」與「一時仔」在臺閩語的句法分布情況大致可整理做下表一。<sup>3</sup>

表一 「一時」與「一時仔」的句法分布比較

	句首	動前	動後	「的」 字句	指示詞 之後
一時	+	+	+	+	+
一時仔	+	+	+	-	-

上表最大差別主要在最末兩項，鄭縈（2014）認為其肇因於「一時」與「一時仔」在名詞性以及口語性高低的差異；惟本文僅著重此二詞在前三項的重疊是否具有其他細微差異存在？餘者須另文再談。另因鄭文著重宏觀角度的比較，是以對於微觀性的議題尚有幾點待探索之處。

首先「一時」與「一時仔」於下列雖都擔任副詞的角色，但無法交替使用，顯示即使分布重疊，仍不應將此二詞視為等義成分；但此間關鍵點為何？若僅將之歸咎於口語化程度高低，其實並無法於例句分出差異，顯示這部分尚有未竟之處。

(7) a. 主持，小弟 *chhóng-pōng*，一時無問清楚，險險差大錯。

(台語文語料庫)

*tsu<sup>2</sup> tshi<sup>5</sup> sio<sup>2</sup> ti<sup>7</sup> tshong<sup>2</sup> pong<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bo<sup>5</sup> mng<sup>7</sup> tshing<sup>1</sup> tsho<sup>2</sup> hiam<sup>2</sup>  
hiam<sup>2</sup> tsha<sup>1</sup> tai<sup>7</sup> tsho<sup>3</sup>*

‘住持，小弟莽撞，一時沒問清楚，差點釀成大錯。’

\*b. 主持，小弟 *chhóng-pōng*，一時仔無問清楚，險險差大錯。

<sup>3</sup> 本表雖參自鄭縈（2014），但調整了部分訊息，其中有兩點須做說明。第一，或因不同考量，原文將動前狀語用法與並列複句視為不同情況而分開考察；對此，本文認為若單從例句來看，如：「阿美 i 一時仔去日本，(伊 i) 一時仔去美國」，「一時仔」於並列複句中僅是省略主語，實際仍應歸入動前狀語。第二，原文曾提到有一種位於動賓之間的情況，例如「無一時仔閒」，但因這類語料只見於「一時仔」，並僅有 4 筆，在不影響論述的情況下，暫略去不細論，待後文 3.3 節論及名詞用法時方列入討論。

tsu<sup>2</sup> tshi<sup>5</sup> sio<sup>2</sup> ti<sup>7</sup> tshong<sup>2</sup> pong<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bo<sup>5</sup> mng<sup>7</sup> tshing<sup>1</sup> tsho<sup>2</sup>  
hiam<sup>2</sup> hiam<sup>2</sup> tsha<sup>1</sup> tai<sup>7</sup> tsho<sup>3</sup>

‘住持，小弟莽撞，一下子沒問清楚，差點釀成大錯。’

- (8) a. 一點鐘久一時仔就過去，輕鬆無艱苦。 (台語文語料庫)

tsit<sup>8</sup> tiam<sup>2</sup> tsing<sup>1</sup> ku<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o<sup>7</sup> kue<sup>3</sup> khi<sup>0</sup> khin<sup>1</sup> sang<sup>1</sup> bo<sup>5</sup> kan<sup>1</sup>  
khoo<sup>2</sup>

‘一個鐘頭一下子就過去，輕鬆沒痛苦。’

- \*b. 一點鐘久一時就過去，輕鬆無艱苦。

tsit<sup>8</sup> tiam<sup>2</sup> tsing<sup>1</sup> ku<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o<sup>7</sup> kue<sup>3</sup> khi<sup>0</sup> khin<sup>1</sup> sang<sup>1</sup> bo<sup>5</sup> kan<sup>1</sup> khoo<sup>2</sup>

‘一個鐘頭一時就過去，輕鬆沒痛苦。’

此外，金洪臣(2011)、丁雪歡(2008)與游鋒華(2018)等人都提到，「一時」在現代漢語用做副詞時偏向出現於否定語境；對比句(7)的「一時仔」顯示閩南語亦具差異；然而，其原因為何？過往卻未見論述，未來有必要對此提出更具整體性的詮釋。

除動前位置外，句首與動後兩處也有值得關注之處。就句首(即：主語之前)來看，Li and Thompson (2008: 234) 認為時間副詞可自由移動於句首與句中之間，並將之歸入移動副詞；但檢測後發現，句首的「一時」與「一時仔」不僅無法隨意後移至主語之後，<sup>4</sup>如句(9)，甚至會遇到後接分句不具有動詞的情況，如句(10)。以上顯示「一時」與「一時仔」於此具獨特功能，但或因討論重心不同並未見諸前人討論。

- (9) a. 伊用拐 á 向天公頂一指，一時仔，烏雲密布，雷公 sih-nā kheNh-kheNh。 (台語文語料庫)

i<sup>1</sup> iong<sup>7</sup> kuainn<sup>2</sup> a<sup>2</sup> hiong<sup>3</sup> thinn<sup>1</sup> kong<sup>1</sup> ting<sup>2</sup> tsit<sup>8</sup> tsi<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oo<sup>1</sup>

<sup>4</sup> 須注意的是：這裡討論的現象是原生於句首位置的「一時」與「一時仔」由於具有特殊功能，因此不能將之與動前位置的「一時」和「一時仔」視為同一，並非認為「一時」跟「一時仔」不可以出現在主語和動詞之間。很感謝評審之一提到正文討論恐有引起誤解的空間，故特此說明，望能有效釋疑。

hun<sup>5</sup> bit<sup>8</sup> poo<sup>3</sup> lui<sup>5</sup> kong<sup>1</sup> sih<sup>4</sup> na<sup>7</sup> khennh<sup>4</sup> khennh<sup>4</sup>

‘他用拐杖向天一指，一下子，烏雲密布，打雷閃電轟隆轟隆。’

\*b. 伊用拐 á 向天公頂一指，烏雲一時仔密布，雷公 sih-nā kheNh-kheNh。

i<sup>1</sup> iong<sup>7</sup> kuainn<sup>2</sup> a<sup>2</sup> hiong<sup>3</sup> thinn<sup>1</sup> kong<sup>1</sup> ting<sup>2</sup> tsit<sup>8</sup> tsi<sup>2</sup> oo<sup>1</sup> hun<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bit<sup>8</sup> poo<sup>3</sup> lui<sup>5</sup> kong<sup>1</sup> sih<sup>4</sup> na<sup>7</sup> khennh<sup>4</sup> khennh<sup>4</sup>

‘他用拐杖向天一指，烏雲一下子密布，打雷閃電轟隆轟隆。’

(10) 有 ê 講小可 á tai m̄ 免動干戈惹大風波，一時，十嘴九 kha-chhng。<sup>5</sup> (台語文語料庫)

u<sup>7</sup> e<sup>5</sup> kong<sup>2</sup> sio<sup>2</sup> khua<sup>2</sup> a<sup>2</sup> tai<sup>7</sup> m<sup>7</sup> bian<sup>2</sup> tang<sup>7</sup> kan<sup>1</sup> koo<sup>1</sup> lia<sup>2</sup> tai<sup>7</sup> hong<sup>1</sup>  
pho<sup>1</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sap<sup>8</sup> tshui<sup>3</sup> kau<sup>2</sup> kha<sup>1</sup> tshng<sup>1</sup>

‘有的(人)說小事情不用大動干戈惹風波，一時(之間)，(眾人)七嘴八舌。’

接著看到動後的位置，依本文所見資料，過往並無人討論過「一時」與「一時仔」於此是否具有任何形式的分別，以及兩者在本處的詞性與功能等議題，顯示這部分亦有待深掘。

除共時分布外，鄭縈(2013a, 2013b)曾提到「一時仔」應是由「一」+「時」+「仔」經「詞彙化」(lexicalization)(Brinton and Traugott 2005, 董秀芳 2011 等)而來；「一時」也從名詞透過「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Hopper and Traugott 2003)進而轉作時間副詞。然而，或因篇幅所限，鄭文並未論及：何以在既有「一時」的情況下，臺閩語還須要另外產生出一個近義性的「一時仔」，並使二者得以相抗衡？對此，我們將於前人基礎上探索其中的未竟之處。

綜參以上可知，「一時」與「一時仔」在臺閩語的分布仍具有深掘的空

<sup>5</sup> 或許有人認為：「十嘴九 kha-chhng」於此具成語性用法，本就不易加插其他東西。對此，本文認為可以試著前接一個主語成分，即：「一時，逐个十嘴九 kha-chhng，汝一句我一句吵袂煞」，但這句卻無法成為「\*逐个一時十嘴九 kha-chhng，汝一句我一句吵袂煞」。

間，這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所在；下列是針對前述觀察提出的待探索議題，以及我們企圖採取的研究方向與策略。

1. 「一時」與「一時仔」即使在句法位置上分布重疊，但實際上，兩者間仍存在無法相容之處，背後的可能原因為何？我們初步認為應不脫語義影響，惟具體差異將在第 2 節進行探索，其成果將有助學習者的理解並提高運用的準確度。<sup>6</sup>
2. 「一時」與「一時仔」在句首以及動後位置上也都存有前行研究中尚未發現的議題。未來本文將在第 2 節與第 3 節進行探索並試著提出適當詮釋。
3. 過往並未解釋何以在既有「一時」的情況下，臺閩語還須另外產生出「一時仔」，相關動機預計在第 4 節中進行探索，並做出適切詮釋。

本文在語料考察與引徵上分兩部分。1. 現代臺閩語部分，以台語文語料庫、《臺灣民間故事集》（胡萬川教授主編）<sup>7</sup>以及「閩南語電視劇」（如大愛電視臺的《四重奏》等）語料為主，必要時亦會援引見於前人研究的語料。2. 早期臺閩語，<sup>8</sup>包括明清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現存最早的「嘉靖

<sup>6</sup> 從教育部公布的一〇八本土語課綱來看，本土語課綱的詞彙部分，詞彙理解與正確運用是本土語言學習中重要的一環，其中關於近義詞間的辨析更是重中之重，也是教學時不可忽視的部分；在「語文與文學」主題下的「語法語用項目」中特別強調語詞運用。綜合過往研究來看，「一時」與「一時仔」於分布位置上有不少重疊之處，若再納入兩者組成成分來看，顯示兩者確屬近義成分，惟對於此間細部差異尚未見前人深探，是以本文希望能就此進行討論，企盼成果亦能有效回饋於教學領域。

<sup>7</sup> 由於該故事集為系列叢書，合稱「臺灣民間故事集」，但每冊皆有其各自書名，如：《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二》，是以引用書目僅列該引用書名；另外顧及考察範圍涵蓋整套叢書，是以本處仍以「臺灣民間故事集」稱之。

<sup>8</sup> 針對早期文獻的挑選，蔣紹愚（2001: 16）曾列出幾點原則：1. 用白話寫的文學作品：如《五代史平話》、《元刊雜劇三十種》、《敦煌變文集》、《金瓶梅》等。2. 散見於文言作品中的白話資料：如《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等。本文基於相同原則，其中戲曲文獻屬於第一類；至於《語苑》的編纂目的是為了與當時人民溝通，所以能相當程度反映當

本」約刊於 A.D.1522-1566 間，最晚的「光緒本」刊於 A.D. 1885）、《明刊閩南戲曲絃管選本三種》和日治時期警察教科書《語苑》（1908-1941）。<sup>9</sup>另外為測試目的，本文可能自設用例，或對例句進行修改，這部分已利用自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並向其他閩南語發音人確認合法度與適用性；若為修改用例，以 a 小句為本句，其餘小句為修改句。

本文整體架構分別如下：除首尾兩節的前言和結語外，第二節先探索「一時」與「一時仔」的語義差異；第三節則觀察前節成果如何體現於兩詞在不同位置上的差異，並試著提出整合模型；第四節則探索「一時」與「一時仔」於臺閩語演變。

## 2. 「一時」與「一時仔」的語義差異

如第 1 節所述，「一時」與「一時仔」雖於部分句法位置重疊，但此間仍有差異；對此，本文認為這背後都涉及時間概念如何在語言中被使用者落實以及分類。綜觀前人相關探索成果，大致可分成以下三大類：

1. 「時段」與「時點」
2. 「時態」（*tense*）與「時貌」（*aspect*）<sup>10</sup>

---

時的口語情況。

<sup>9</sup> 《語苑》的出版時間橫跨 A.D. 1908-1941，且本文引用例句不只一期，為顧及篇幅，引用文獻時僅以第一期出版時間 1908 年為代表，特此說明。

<sup>10</sup> 關於動貌與時制的差異，Comrie (1976) 認為：「動貌是一種語法範疇，表示事件的內部時間結構，例如關於該動作的開始、持續、完成或重複等方面的情況，但不涉及該動作發生的時間。」大體上可分為「完整體」（是指將事件視為一個不加分解的整體，並從外部進行觀察其狀態）與「非完整體」（*imperfective*）（是指將事件結構加以分解，並由內部進行觀察其狀態）。其中後一類又可分成「持續體（*continuous*）」、「習慣體（*habitual*）」和「進行體（*progressive*）」和「非進行體（*non-progressive*）」等。至於時貌的內涵，綜參前人（如：Li and Thompson 2008: 147-185，林若望 2002，Lin 2003）看法，時貌指的是情況發生的時間與談話時間的相對關係。戴耀晶（1997）更直接指出：「當人們觀察事件的具體時間構成（過去、現在）時，得到的是時意義。...時意義涉及到『過去、現在、將來』等含有指示表達性或索引表達性（*deictic indexical expression*）的具體時間；體的意義不具有時間上的指示性，體所涉及的時間是事件構成中含有的抽象時間。」



### 3. 界變義

由於時間是事件運動的過程，人類常以某一確定的時間長度或時間位置作為基本標準來確定其他時間的相對長度和相對位置，故又稱「時間基準」（李向農 2003: 11）；從該角度可分出「時段」與「時點」兩個次概念。相關討論最早是由呂叔湘（1992 [1944]: 218-222）提出，<sup>11</sup>呂文將「時段」對應於用以表示「多久時間」，即：時間的長短，至於「時點」則是傳達「什麼時候」，<sup>12</sup>相當於一種「指示性」（*deixis*）概念。我們可倚之為考察基礎來確定「一時」和「一時仔」指涉的時間概念。

首先，若假設句（11）—（12）都是答句，而其對應到的疑問句顯然都是「多久時間」（如：「彼段時間兩個姑娘仔的面色如何」或「無去須要外久」），而非「什麼時候」（如：「面色啥物時陣青 *sún-sún*」或「啥物時陣無去」）；此外，前述詞語從結構上也都可理解為「泛指不定量數詞+時間單位詞」，並不是前述「時點」的概念。綜此可知，「一時」或「一時仔」指涉的時間概念都是「時段」，具體應為「少量性時段」，這也涵蓋了第 1 節提到辭典的數

<sup>11</sup> 其他學者也提出不同的名稱或分類法，朱德熙（1982: 43）將時間概念分成「時量」與「時點」，其中前一種稱呼約對應呂叔湘（1992 [1944]: 218-222）提出的「時段」；為免造成閱讀混亂，這裡一律以「時段」稱之。另外，胡明揚（1991）則將「時點」、「時段」與「時量」並列三分，對應例句「五月三日下午從一點到三點，我們長談了兩個小時。」其中，「五月三日下午」為「時點」；「從一點到三點」是「時段」；「兩個小時」則屬「時量」。胡明揚（1991）的分類確有其灼見存在，主要是將「時間計算的區間」（即「時段」）以及「具體時間量」（即「時量」）分開討論；然而，本文認為時間量的長短原來就是根據計算時間區間所建立起來的，同時兩者也具有同質性，即：不涉及動作情狀的變化，若由這個角度來看，本文支持呂朱兩人將之包裹看待的觀點。

<sup>12</sup> 呂叔湘（1992 [1944]: 218-222）認為「時點」、「時段」尚具有各種次概念。首先看「時段」的部分，其下包含兩種次情況，1. 可在「年」、「月」、「日」等時間單位詞之前加上定量詞或不定量詞（如：「三年」或「數日」）2. 可表泛指某時量的概念詞（如：「一會兒」）。其次，我們再看「時點」的次概念，共有三種，分別是：1. 指稱某特定日期的「實指性時間詞」（如：「晉太元中」或「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等）2. 通指日期的「稱代性時間詞」（如：「今年」或「這會兒」等）3. 不具有特定或稱代性日期的「無定指稱性時間詞」（如：「有一天」或「有時候」等）等。以上觀點，日後亦獲丁聲樹（1961: 69-72）、陸儉明（1991）、鄧守信（1985）與李向農（2003: 18-20）等人的支持。

個語義，並解決無法明確釐清各語義的困境，意即：「一個時期」與「短時間」本就是少量性時段的體現；至於「臨時、偶然」則是修飾某種狀態，自然不帶有時間概念，也不應納入討論。

(11) 兩個姑娘仔一時面仔青 sún-sún。(台語文語料庫)

nng<sup>7</sup> e<sup>5</sup> koo<sup>1</sup> niu<sup>5</sup> a<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bin<sup>7</sup> a<sup>2</sup> tshinn<sup>1</sup> sun<sup>2</sup> sun<sup>2</sup>

‘兩位小姑娘一時面色發青。’

(12) hōa 微微 á 笑，bē 翰風尾吹過一 khut 淺淺 ê 水面，一時 á tō 無--去。(台語文語料庫)

hoa<sup>7</sup> bi<sup>5</sup> bi<sup>5</sup> a<sup>2</sup> tshio<sup>3</sup> be<sup>7</sup> su<sup>1</sup> hong<sup>1</sup> bue<sup>2</sup> tshue<sup>1</sup> kue<sup>3</sup> tsit<sup>8</sup> khut<sup>4</sup> tshian<sup>2</sup>  
tshian<sup>2</sup> e<sup>5</sup> tsui<sup>2</sup> bin<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o<sup>7</sup> bo<sup>5</sup> khi<sup>0</sup>

‘hōa 淡淡的笑，彷彿風吹過一窪淺淺的水面，一下子就不見。’

其中關於第 2 點，前人(如：Li and Thompson 2008: 147-184，梅廣 2015: 422-440 等)或就細節有不同看法，但多贊同漢語應歸屬為時貌型語言，因此下列討論中，本文將把重心放在時貌與「一時」和「一時仔」的關係上。

首先，從(13a)與(13d)可看出，「一時」和「一時仔」的差別並不在與事件核心動詞「應(答)」的相容性，而是體現於整體事件結構上；如(13b)的「應 bē 出來」是指一段持續性時間，但與「一時仔」互斥，<sup>13</sup>(13c)的「應出來」則指事件已完成，卻不見容於「一時」。

(13) a. 我一時應 bē 出來，為啥物 beh 按呢寫。(台語文語料庫)

gua<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in<sup>3</sup> be<sup>7</sup> tshut<sup>4</sup> lai<sup>0</sup> ui<sup>7</sup> siann<sup>2</sup> mih<sup>4</sup> beh<sup>4</sup> an<sup>2</sup> ne<sup>1</sup> sia<sup>2</sup>

‘我一時回答不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寫。’

<sup>13</sup> 第 1 節提到「一時」於現代漢語中多傾向出現於否定語境，但從語料庫的考察結果發現，該情況在臺閩語中不太明顯；依語料庫的統計結果，「一時」出現在否定語境的用例僅占 12.1% (78/645)，並不適合視為特殊傾向。但若納入「一時仔」比較，在 117 筆語料中僅有 1 筆出現於否定語境的語料，明顯少於「一時」，或可勉為佐證。

\*b. 我一時仔應 bē 出來，為啥物 beh 按呢寫。<sup>14</sup>

gua<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in<sup>3</sup> be<sup>7</sup> tshut<sup>4</sup> lai<sup>0</sup> ui<sup>7</sup> siann<sup>2</sup> mih<sup>4</sup> beh<sup>4</sup> an<sup>2</sup> ne<sup>1</sup> sia<sup>2</sup>

‘我一下子回答不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寫。’

\*c. 我一時就應出來，為啥物 beh 按呢寫。

gua<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o<sup>7</sup> in<sup>3</sup> tshut<sup>4</sup> lai<sup>0</sup> ui<sup>7</sup> siann<sup>2</sup> mih<sup>4</sup> beh<sup>4</sup> an<sup>2</sup> ne<sup>1</sup> sia<sup>2</sup>

‘我一時就回答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寫。’

d. 我一時仔就應出來，為啥物 beh 按呢寫。

gua<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o<sup>7</sup> in<sup>3</sup> tshut<sup>4</sup> lai<sup>0</sup> ui<sup>7</sup> siann<sup>2</sup> mih<sup>4</sup> beh<sup>4</sup> an<sup>2</sup> ne<sup>1</sup> sia<sup>2</sup>

‘我一下子就回答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寫。’

對於時貌的分類，Vendler (1957) 曾提出三種區分特徵：1. [±持續性] (durative) 2. [±終點性] (telicity) 3. [±靜態性] (stative)，本文將倚之觀察「一時」和「一時仔」兩者與事件結構的關係。<sup>15</sup>

首先，[+持續性] 是指某事件是否在時間軸上占有一定延續長度；須說明的是，「時段」時間詞的概念是根據指涉時間是否具指示性而定，故本處故仍有檢測 [+持續性] 的空間。本文認為同樣藉由比較句 (13) 的「應 bē 出來」與其肯定形「應出來」看出。就否定形來看，這是指一種狀態，而「一時」便是說明狀態的持續時間，如句 (13a)；反之，肯定形則是指事件的達成，「一時仔」是指其反應時間極短，整體可理解為瞬成行為，如句 (13d)。以上顯示「一時」與「一時仔」分別帶有 [+持續性] 與 [-持續性]，所以不應就此將這兩個時間詞的概念視為同一。

其次，[+終點性] 則傳達事件具有完成終點，一般可與表「完成體」

<sup>14</sup> 由於「一時仔」一詞未見於華語，僅能以「一下子」對譯，但或許是受到華語影響，似乎有年輕使用者可接受 (13b) 的情況。對此，我們於 110 年 1 月 9 日調查了彰化師範大學閩南學士後師資班學員，該班成員多為線上閩南語師資，其中更有半數以上學員已通過閩南語中高級檢定，其語感理應較佳；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班上同學僅兩三位（全班 40 人）較年輕的學員聽過 (13b) 的用法，但語感上全班皆只能接受 (13a)，本結果或可視為旁證。

<sup>15</sup> Vendler (1957, 1967) 雖著重於動詞的分類，但動詞常是決定事件結構的重要成分，是以本文認為若將該理論運用於事件結構的觀察應是可行的。

(perfective) 的「了<sub>2</sub>」(相當於臺閩語的「矣」/ah<sup>4</sup>/) 相容，這點同樣可利用句(13)進行測試。首先，句(13a)若加上「矣」將會導致錯誤的「\*一時應 bē 出來矣」；反之，句(13d)則是合語法的「一時仔就應出來矣」。以上顯示「一時」與「一時仔」分別帶有〔-終點性〕與〔+終點性〕。

最後看到傳達均質事件狀態的〔+靜態性〕。本文認為句(14)的「一時」在這裡修飾範圍應是整個「驚了過頭」事件(參第1節)，其中「過頭」是受驚嚇後維持的某種心理狀態，屬靜態事件。至於句(15)，其中「真緊」除了說明「來」的速度外，並無任何維持狀態的意思，是以該句應是為動態事件。以上顯示「一時」與「一時仔」的事件特徵分別為〔+靜態性〕與〔-靜態性〕。

須說明的是，過去認為「靜態時貌」一般無法後接表「完整體」(perfective)概念的「了<sub>1</sub>」，但以上討論顯示遇到修飾對象為整體事件時，還是須要回到事件本身進行考量較為適切。

(14) 一時驚了過頭，一個烏 á 膽 soah 驚破去。 (台語文語料庫)

tsit<sup>8</sup> si<sup>5</sup> kiann<sup>1</sup> liau<sup>2</sup> kue<sup>3</sup> thau<sup>5</sup> tsit<sup>8</sup> e<sup>5</sup> tsiau<sup>2</sup> a<sup>2</sup> tann<sup>2</sup> suah<sup>4</sup> kiann<sup>1</sup> phua<sup>3</sup>  
khi<sup>0</sup>

‘一時嚇過了頭，一顆烏膽(形容膽小)竟嚇破了。’

(15) chit 款轉變一時的來了真緊。 (台語文語料庫)

tsit<sup>4</sup> khuan<sup>2</sup> tsuan<sup>2</sup> pian<sup>3</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lai<sup>5</sup> liau<sup>2</sup> tsin<sup>1</sup> kin<sup>2</sup>

‘這種轉變一下子來得很快’

綜上所述，大致可將「一時」與「一時仔」於時貌上的差異整理於下表，並能從表中訊息可看出：

1. 「一時」修飾的是「發生後持續處於某狀態的事件」，如「面仔青 sún-sún」與「應 bē 出來」，因此當下不具有終點概念。
2. 「一時仔」所修飾的是「從 A 情況轉作 B 情況的事件」，且接近瞬成事件，是以傾向與帶有〔-持續性〕特徵的事件結

構共現，如：「無去」與「應（答）出來」。

表二 「一時」與「一時仔」的時貌特徵

	事件結構特色		
	靜態性	持續性	終點性
一時	+	+	-
一時仔	-	-	+

至於張黎（2003）與鄒海清（2009, 2010）等提到的「界變義」可對時間副詞進行次類劃分。綜參張鄒兩人意見，本文認為可將「界」理解為語言對象中具有相對均質的情狀，「界變」便指涉事件情狀在時間軸上發生的變化，即：具有〔+動態性〕與〔+異質性〕的特徵，例如：「驟然」、「立馬」與「霎時」等。惟這兩點都可由〔±靜態性〕包含，但 Vendler (1957, 1967) 的模型更具包容性，故較適用為後文探索基礎。

最後，第 1 節曾提到《現代漢語辭典》對「一時」的解釋包含：1. 一個時期 2. 短時間 3. 臨時、偶然。其中前兩種解釋即為「少量性時段」的體現，至於「臨時」則是將「常態」視為一個整體性的時空背景，並將特別的事件視為「異態」情況；但如本節所述，「一時」僅從持續時間修飾「處於某狀態的事件」，至於是否為特別事件則不在考慮之內。

接下來，在稍後的第 3 節中，本文除了考察「一時」與「一時仔」在語法分布上可能存在的細微差異外，也會嘗試利用本節考察結果，針對這類情況適時提出詮釋。

### 3. 「一時」與「一時仔」的語義與句法互動

如第 1 節所示，「一時」和「一時仔」在「句首」、「動前」以及「動後」等位置皆出現分布重疊的情況，對此，本節預計於 3.1-3.3 節中，透過語義差異角度探索這兩個近義時間詞於前述位置上如何體現彼此的異同性；最後，

3.4 節則綜合前幾節的探索成果，進一步提出相應的整合模式。

### 3.1 「一時」與「一時仔」於句首的語義與句法互動

第 1 節曾提到，位於句首的「一時」或「一時仔」並無法任意移至主語之後，顯示這兩個詞於此應具有特殊意義存在；本節將進一步探索可能原因，並由語義層面詮釋這兩個詞在句首位置的差異。<sup>16</sup>

首先，下列測試顯示句首的「一時」和「一時仔」皆可後接逗號或語氣助詞「hooh<sup>4</sup>」，<sup>17</sup>如此也突顯該位置具獨立地位；儘管省略後不影響整體合法性，惟前後分句的理解性則降低許多。若從「篇章」(discourse)角度來看，<sup>18</sup>「一時」和「一時仔」在這裡應具有承先啟後的「銜接」(cohesion)功能；但這也引發另外兩個問題，下文將依序釐清。

1. 銜接在這裡傳達的具體次概念為何？
2. 既然帶有連接功能，何不直稱連詞？

(16) a. 驚著通車場 ê 人，一時車頭 ê 人客亂滾滾。(台語文語料庫)

kiann<sup>1</sup> tloh<sup>8</sup> thong<sup>1</sup> tshia<sup>1</sup> tiunn<sup>5</sup> e<sup>5</sup> lang<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shia<sup>1</sup> thau<sup>5</sup> e<sup>5</sup> lang<sup>5</sup>

<sup>16</sup> 或許有人會問：此處何以須特別論證「一時」與「一時仔」在這裡應歸入句首或動前？事實上，若某詞以副詞身分出現在句首，一般來說都可能同時肩負有「關聯」的作用，即為「關聯副詞」；那麼，這裡就可進一步探索：第 2 節發現的語義差異是否也會影響「一時」與「一時仔」在這個地方出現差異，若有，具體情況為何？

<sup>17</sup> 張誼生(1996)提到：當副詞居於主語之前時，可選擇略加停頓，以突顯該副詞承上連下的銜接功能；本文認為助詞「hooh<sup>4</sup>」(約同於現代漢語的「呢」)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故一併放入檢測。

<sup>18</sup> 本文所謂的「篇章」主要襲自屈承熹(2006)提出的「篇章語法」(discourse grammar)概念，即是「篇章」與「語法」(grammar)的結合，主要研究目的在「小句」(clause)與小句之間的聯繫，是以不同於一般的「語篇研究」(discourse study)或「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不同。屈承熹(2006)認為：「由於小句間聯繫之形式不同，並有疏密之分，因此這樣的研究，不但對篇章的連貫能獲得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在語法結構上，對漢語中『句子』(sentence)這個概念，也可以作較為具體的認定。」若依此本文使用的語料，儘管未若「語篇研究」或「言談分析」等領域所定義的「自然語料」；但以本文研究目的來看應已足矣。

kheh<sup>4</sup> luan<sup>7</sup> kun<sup>2</sup> kun<sup>2</sup>

‘嚇到整個車站的人，一時車站的客人亂紛紛。’

- b. 驚著通車場 ê 人，一時，／一時 hoo<sup>4</sup> 車頭 ê 人客亂滾滾。

kiann<sup>1</sup> tloh<sup>8</sup> thong<sup>1</sup> tshia<sup>1</sup> tiunn<sup>5</sup> e<sup>5</sup> lang<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 tsit<sup>8</sup> si<sup>5</sup> hoo<sup>4</sup>

tshia<sup>1</sup> thau<sup>5</sup> e<sup>5</sup> lang<sup>5</sup> kheh<sup>4</sup> luan<sup>7</sup> kun<sup>2</sup> kun<sup>2</sup>

‘嚇到整個車站的人，一時，／呢車站的客人亂紛紛。’

- c. 驚著通車場 ê 人，車頭 ê 人客亂滾滾。

kiann<sup>1</sup> tloh<sup>8</sup> thong<sup>1</sup> tshia<sup>1</sup> tiunn<sup>5</sup> e<sup>5</sup> lang<sup>5</sup> tshia<sup>1</sup> thau<sup>5</sup> e<sup>5</sup> lang<sup>5</sup> kheh<sup>4</sup>

luan<sup>7</sup> kun<sup>2</sup> kun<sup>2</sup>

‘嚇到整個車站的人，車站的客人亂紛紛。’

- (17) a. 又是一陣的冷風啊吹走去，一時呀厝間變較燒 lo<sup>7</sup> 啦。

(新社二 12.18)

iu<sup>7</sup> si<sup>7</sup> tsit<sup>8</sup> tsun<sup>7</sup> e<sup>5</sup> ling<sup>2</sup> hong<sup>1</sup> ah<sup>0</sup> tshue<sup>1</sup> tsau<sup>2</sup> khi<sup>0</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shu<sup>3</sup>

king<sup>1</sup> pian<sup>3</sup> khah<sup>4</sup> sio<sup>1</sup> lo<sup>7</sup> lah<sup>0</sup>

‘又是一陣的冷風吹散去，一下子屋子變得比較溫暖了啦。’

- b. 又是一陣的冷風啊吹走去，一時呀，／一時呀 hoo<sup>4</sup> 厝間變較燒 lo<sup>7</sup> 啦。

iu<sup>7</sup> si<sup>7</sup> tsit<sup>8</sup> tsun<sup>7</sup> e<sup>5</sup> ling<sup>2</sup> hong<sup>1</sup> ah<sup>0</sup> tshue<sup>1</sup> tsau<sup>2</sup> khi<sup>0</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hoo<sup>4</sup> tshu<sup>3</sup> king<sup>1</sup> pian<sup>3</sup> khah<sup>4</sup> sio<sup>1</sup> lo<sup>7</sup> lah<sup>0</sup>

‘又是一陣的冷風吹散去，一下子，／呢屋子變得比較溫暖了啦。’

- c. 又是一陣的冷風啊吹走去，厝間變較燒 lo<sup>7</sup> 啦。

iu<sup>7</sup> si<sup>7</sup> tsit<sup>8</sup> tsun<sup>7</sup> e<sup>5</sup> ling<sup>2</sup> hong<sup>1</sup> ah<sup>0</sup> tshue<sup>1</sup> tsau<sup>2</sup> khi<sup>0</sup> tshu<sup>3</sup> king<sup>1</sup>

pian<sup>3</sup> khah<sup>4</sup> sio<sup>1</sup> lo<sup>7</sup> lah<sup>0</sup>

‘又是一陣的冷風吹散去，屋子變得比較溫暖了啦。’

先看到第一個問題，胡壯麟等（1989: 151）按 Halliday and Hasan (1976) 將銜接理解為「語篇中不同成分具有相互解釋的語義關係」，且後者更給出

了「照應」(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與「連結」(conjunction)等五種銜接手段：若由句(16)與句(17)來看，當屬最末者與本文論題最密切，即：利用連結成分體現語篇中各種邏輯關係的手段。接著想問的是：「一時」與「一時仔」銜接的篇章關係究竟具體為何？

首先，「一時」和「一時仔」連接的分句都帶有「時序關係」(temporal)，<sup>19</sup>即：相關情況或事件在時間維度中的位置；事實上，這部分還可根據時序類型分成以下三種不同次類，我們也將依此檢視句(18)－(19)的連結關係。

1. 順序型：表示事件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
2. 插入型：表示事件的突發性。
3. 重複型：表示事件發生的頻率。

(18) a. Hit ê 面形足成清泉 ê 面，一時心真 giâu 疑。(台語文語料庫)

hit<sup>4</sup> e<sup>5</sup> bin<sup>7</sup> hing<sup>5</sup> tsiok<sup>4</sup> sing<sup>5</sup> tshing<sup>1</sup> tsuann<sup>5</sup> e<sup>5</sup> bin<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sim<sup>1</sup>  
tsin<sup>1</sup> giâu<sup>5</sup> gi<sup>5</sup>

‘那個臉型很像清泉的臉，一時心裡很懷疑。’

\*b. Hit ê 面形足成清泉 ê 面，一時仔心真 giâu 疑。

hit<sup>4</sup> e<sup>5</sup> bin<sup>7</sup> hing<sup>5</sup> tsiok<sup>4</sup> sing<sup>5</sup> tshing<sup>1</sup> tsuann<sup>5</sup> e<sup>5</sup> bin<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sim<sup>1</sup>  
tsin<sup>1</sup> giâu<sup>5</sup> gi<sup>5</sup>

‘那個臉型很像清泉的臉，一下子心裡很懷疑。’

(19) a. hō 滾，才 kā 白 but-á 魚 hē 落去 sah，一時 á，魚 á tiòh 浮浮起來水面，(台語文語料庫)

hoo<sup>7</sup> kun<sup>2</sup> tsiah<sup>4</sup> ka<sup>7</sup> peh<sup>8</sup> but<sup>4</sup> a<sup>2</sup> hi<sup>5</sup> he<sup>7</sup> loh<sup>8</sup> khi<sup>3</sup> sah<sup>8</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hi<sup>5</sup>  
a<sup>2</sup> tiòh<sup>8</sup> phu<sup>5</sup> phu<sup>5</sup> khi<sup>2</sup> lai<sup>5</sup> tsui<sup>2</sup> bin<sup>7</sup>

<sup>19</sup> 或許有人會問：時段時間詞何以能表達「時序」關係？本文認為時序僅指事件的發生先後時間，至於事件之間的銜接時間則與時段有關，兩者應該不具矛盾性。



‘讓它滾，才把白叻仔魚放下去氽燙，一下子，魚就浮上水面來了。’

\*b. hō<sup>7</sup> 滾，才 kā<sup>7</sup> 白 but-á<sup>7</sup> 魚 hē<sup>7</sup> 落去 sah<sup>7</sup>，一時，魚 á<sup>7</sup> tiòh<sup>7</sup> 浮浮起來水面，  
 hoo<sup>7</sup> kun<sup>2</sup> tsiah<sup>4</sup> ka<sup>7</sup> peh<sup>8</sup> but<sup>4</sup> a<sup>2</sup> hi<sup>5</sup> he<sup>7</sup> loh<sup>8</sup> khi<sup>3</sup> sah<sup>8</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hi<sup>5</sup> a<sup>2</sup>  
 tiòh<sup>8</sup> phu<sup>5</sup> phu<sup>5</sup> khi<sup>2</sup> lai<sup>5</sup> tsui<sup>2</sup> bin<sup>7</sup>  
 ‘讓它滾，才把白叻仔魚放下去氽燙，一時，魚就浮上水面來了。’

從事件發生的邏輯關係來看，無論是句(18)或句(19)，「一時」與「一時仔」的前後分句皆屬於先因後果，是以在時序上也都可歸入順序型關係；然而，之所以各自無法互換，本文認為應是受到語義相容性影響所致。

先看到句(18)的情況。從「心真 giâu 疑」來看，此事件應是一種靜態持續存在且無自然終點性的時貌，這點正與「一時」傾向的事件結構特徵相符，即：〔+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是以彼此間具有相容性；反之，「一時仔」相應的特徵〔-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則與本句不相符，是以互斥。

其次，句(19)同樣可由後分句「魚 á tiòh 浮浮起來水面」看出端倪。此事件中的核心「浮起來」是一種瞬成行為，意即：事件本身指涉一個不具持續性，且能立刻達到自然終點的動態事件，這點恰和上段中「一時仔」的相應特徵一致，故可相容；反之，「一時」因特徵與本句不同而產生互斥。

最後回到前述的第二個問題，過往文獻（如：劉月華等 2001: 315，姚小鵬 2010: 15 等）對連詞本身的界域和定義「不可充當句子成分起到修飾或補充的功能，僅能做連接功能使用」；若以此來看，「一時」與「一時仔」於前述例句中仍可「為後接分句的事件提供時間概念」這類修飾性功能，而非純屬連接作用。反之，副詞的內容相對複雜，小類的劃分也不易明確歸類，多是可此可彼的現象；甚至有些連詞也由副詞發展而來，如：「便」（張麗麗

2015)，若遇處於發展中段者，可將之理解為「帶連接功能的副詞」，<sup>20</sup>如此除可反映副詞的多元性外，也能保持連詞的單純性。

事實上，除了學者（如：張誼生 1996，邢福義 1986, 2002, 2003，張麗麗 2015 等）曾提出的「也」、「就」或「便」等較具有固定語法連結功能的副詞外，姚小鵬（2010: 66）也提到有些副詞的連結性須體現在語言使用過程中，而非固定性存在，例如「其實」、「曾經」或「當下」等；從這部分來看，連接性也只體現於句首位置的「一時」與「一時仔」應屬於後者，<sup>21</sup>這也是本文傾向不將之視為連詞的第二個原因。

### 3.2 「一時」與「一時仔」於動前的語義與句法互動

接著看到「一時」與「一時仔」於動前位置上和所在語句成分的互動差異，這部分可從下列例句的比較加以釐清。

(20) a. bē 使因為一時 siáu 貪 (台語文語料庫)

be<sup>7</sup> sai<sup>2</sup> in<sup>1</sup> ui<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siau<sup>2</sup> tham<sup>1</sup>

‘不能因為一時貪心。’

\*b. bē 使因為一時仔 siáu 貪

<sup>20</sup> Halliday and Hasan (1976) 與 Bellert (1977) 是早期提到副詞具有篇章銜接功能的先驅，前一家建立的體系更是後世觀察的重要依據。漢語方面除趙元任（1980: 387）曾略提兼用現象外，邢福義（1986）、廖秋忠（1986, 1991）、屈承熹（1991, 2006）、張誼生（1996）、吳中偉（1998）與 Li and Thompson (2008: 233-252) 則就轄下詞項的內涵進行細緻分類。張誼生（2000）、邢福義（2002, 2003）更直稱為關聯副詞，以強調這類副詞還同時保有連結功能；過往研究也將重心放在這種雙重功能上，接下來，本文亦將由此對「一時」與「一時仔」進行較深入的觀察。

<sup>21</sup> 根據 Halliday and Hasan (1976: 226-273) 與胡壯麟等（1989: 151）等人的例子，連結成分一般是指出現於句首者，即：主語前，例如：「由於、但是與同時」等；惟吳中偉（1998）等亦指出，關連副詞也可能包含在主語後的成分，例如：「也、就、才」等。然而，這些副詞本身可以不透過其他成分的配合獨立達成連結功能，這也是邢福義（2003）與姚小鵬（2010）等人用以判斷某副詞是否為帶連結功能的重要標準。如本節用例所示，「一時」與「一時仔」於主語後並無法獨立產生連結性功能，僅著重說者觀點的傳達，不易將之視為連結成分；是以本文僅將主語前的「一時」和「一時仔」視為帶連結功能的副詞，主語後的使用例則否。

be<sup>7</sup> sai<sup>2</sup> in<sup>1</sup> ui<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siau<sup>2</sup> tham<sup>1</sup>

‘不能因為一下子貪心。’

(21) a. án-ni hō<sup>7</sup> 我 hit 款一時久就到--ê。 (台語文語料庫)

an<sup>2</sup> ni<sup>1</sup> hoo<sup>7</sup> gua<sup>2</sup> hit<sup>4</sup> khuan<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ku<sup>2</sup> to<sup>7</sup> kau<sup>3</sup> e<sup>0</sup>

‘這樣呢給我那種一下子就到的(車票)。’

\*b. án-ni hō<sup>7</sup> 我 hit 款一時久就到--ê。

an<sup>2</sup> ni<sup>1</sup> hoo<sup>7</sup> gua<sup>2</sup> hit<sup>4</sup> khuan<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ku<sup>2</sup> to<sup>7</sup> kau<sup>3</sup> e<sup>0</sup>

‘這樣呢給我那種一時就到的(車票)。’

首先看到句(20)的情形，從核心動詞「síau 貪」可知，本事件應是一種靜態時貌，並且處於持續亦無自然終點的情況，而這點也與「一時」配合的事件結構屬性相符，但與「一時仔」互斥，因而造成(20b)這類病句。至於句(21)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核心動詞「到(達)」可知，這是一種瞬成動態情況，從開始到終點的過程中也無任何持續性解讀，因此得以與「一時仔」相容，但也與「一時」相互抵觸。

接著來看「一時」與「一時仔」在並列複句的比較。誠如鄭縈(2014)所考，這兩個詞在並列複句上的適配性並不一致；<sup>22</sup>想問的是：同樣用作動前副詞，為什麼只有「一時仔」能進入並列複句之中，又或是什麼原因致使「一時」與這類句型互斥？對此，我們有必要先了解這類複句核心概念與次類有哪些，方能於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並列句與「一時」和「一時仔」的互動關係。

(22) a. 一時仔走去日本 ê 沖繩島 (Okinawa) 慶祝，一時仔 koh 走去

<sup>22</sup> 本文書寫過程中，確實也遇到有人提到口語中有時會出現「阿明無定性，一時開店仔，一時去行船」的情況，儘管這部分並未在語料庫發現類似例證，但我們另於 112 年 3 月 18 日調查了閩南第二專長師資班學員共 20 人；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學員對於「一時仔」出現於並列複句的接受度到達至 100%，但換做「一時」後，接受度則降至 20% (4/20)。從結果來看，「一時」於此或許受到相應書面形式影響，而有歧見，對此本文傾向將句(25b)標示為問號句，但也呈現這類情況尚無法為多數人接受的特性。

美國 ê Hawaii 慶祝。 (台語文語料庫)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sau<sup>2</sup> khi<sup>3</sup> lit<sup>8</sup> pun<sup>2</sup> e<sup>5</sup> tshiong<sup>1</sup> sin<sup>5</sup> to<sup>2</sup> khing<sup>3</sup> tsiok<sup>4</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koh<sup>4</sup> tsau<sup>2</sup> khi<sup>3</sup> bi<sup>2</sup> kok<sup>4</sup> e<sup>5</sup> HAWAII khing<sup>3</sup> tsiok<sup>4</sup>

‘一下子跑去日本的沖繩島慶祝，一下子又再跑去美國的夏威夷慶祝。’

\*b. 一時走去日本 ê 沖繩島 (Okinawa) 慶祝，一時 koh 走去美國 ê Hawaii 慶祝。

tsit<sup>8</sup> si<sup>5</sup> tsau<sup>2</sup> khi<sup>3</sup> lit<sup>8</sup> pun<sup>2</sup> e<sup>5</sup> tshiong<sup>1</sup> sin<sup>5</sup> to<sup>2</sup> khing<sup>3</sup> tsiok<sup>4</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koh<sup>4</sup> tsau<sup>2</sup> khi<sup>3</sup> bi<sup>2</sup> kok<sup>4</sup> e<sup>5</sup> HAWAII khing<sup>3</sup> tsiok<sup>4</sup>

‘一時跑去日本的沖繩島慶祝，一時又再跑去美國的夏威夷慶祝。’

首先，根據鄭縈、曹逢甫 (2012: 222-224) 於劉月華等 (2001: 865-866) 的論述基礎上得出的觀點：「並列複句是幾個小句分別說出有關的幾件事、幾種情況或同一事物的幾個方面，或論述密切關係的事理，分句之間不分主次，彼此平行。」同時還可細分成三種次類關係，包含：1. 平列關係 2. 對比關係 3. 分合關係；其中又以第一種「平列關係」與本文討論的情況關係最近，類似的關聯詞語還包含「又 A 又 B」、「一邊 A 一邊 B」或「一會兒 A 一會兒 B」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類關係常用以描述幾個有聯繫的事情、情況或同一事物的幾個方面，因此當以上格式的「A」與「B」指涉事件時，往往是以交替或先後方式出現，當兩個事件所占時段互換時，勢必出現變化，無法一直維持靜態情況。若由這點來看，句 (26) 的主語先執行「走去日本 ê 沖繩島 (Okinawa)」，爾後再「走去美國 ê Hawaii」，即使現實上可能於各處停留若干時間，但在事件上則屬不同情況間的動態性轉換；且核心動詞「走去」隱含表瞬成時貌的「到達」，以上都體現了與「一時仔」結構訊息「從 A 情況轉作 B 情況的事件」與特徵相符，故彼此可相容；反之，本句則與「一時」的結構訊息「發生後持續處於某狀態的事件」與特徵相斥。

至於前人（如：趙艷梅 2004，王鳳蘭 2005 等）皆引《現代漢語辭典》所列用例，如句（23），認為現代漢語的「一時」也可出現自這類句型中。

（23）高原上氣候變化大，一時晴，一時雨，一時冷，一時熱。

對此，除了可能體現臺閩語和現代漢語的不同外，事實上，就本文在「平衡語料庫」的考察來看，這類情況除常見於「此一時，彼一時」等書面程度較高的用例外，口語上較傾向用「一下（子）」或「一會兒」。

最後，根據上文所述顯示，「一時」通常無法與瞬成事件結合；然而，我們從語料庫中仍可發現下列情況，即：「一時」能後接帶〔－持續性〕特徵的核心動詞「失去」，對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先針對其中細節加以釐清，有助後續問題的探索。

（24）a. 一時失去了心頭 ê 主宰。 （台語文語料庫）

tsit<sup>8</sup> si<sup>5</sup> sit<sup>4</sup> khi<sup>3</sup> liau<sup>2</sup> sim<sup>1</sup> thau<sup>5</sup> e<sup>5</sup> tsu<sup>2</sup> tsai<sup>2</sup>

‘一時失去了心頭的主宰。’

b. 一時/\*一時仔失去了心頭 ê 主宰，歸工茫茫渺渺佇咧度日子。

tsit<sup>8</sup> si<sup>5</sup>/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sit<sup>4</sup> khi<sup>3</sup> liau<sup>2</sup> sim<sup>1</sup> thau<sup>5</sup> e<sup>5</sup> tsu<sup>2</sup> tsai<sup>2</sup> kui<sup>1</sup> kang<sup>1</sup>  
bong<sup>5</sup> bong<sup>5</sup> biau<sup>2</sup> biau<sup>2</sup> leh<sup>4</sup> too<sup>7</sup> lit<sup>8</sup> tsi<sup>2</sup>

‘一時失去了心頭的主宰，整天茫茫然地度日子。’

c. 挂知影這件代誌，一時仔/\*一時馬上失去了心頭 ê 主宰。

tu<sup>2</sup> tsai<sup>1</sup> iann<sup>2</sup> tsit<sup>4</sup> kiann<sup>7</sup> tai<sup>7</sup> tsi<sup>3</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tsit<sup>8</sup> si<sup>5</sup> ma<sup>2</sup> siong<sup>7</sup> sit<sup>4</sup>  
khi<sup>3</sup> liau<sup>2</sup> sim<sup>1</sup> thau<sup>5</sup> e<sup>5</sup> tsu<sup>2</sup> tsai<sup>2</sup>

‘剛知道這件事情，一下子馬上失去了心頭的主宰。’

事實上，透過（24b）的後分句可了解，「一時」在這裡雖可後接瞬成動詞「失去」，但語義卻是指涉維持失去心理主宰的時間，即：整天，故仍指涉持續事件；反之，（24c）則「馬上」則說明事件涉及情況轉換，即：有→失去，屬於瞬成事件，因此只能接受「一時仔」而非「一時」。這也再次證

明「一時」與「一時仔」是以事件結構為修飾對象而非動詞的概念。

### 3.3 「一時」與「一時仔」於動後的語義與句法互動

除了句首與動前等位置外，「一時」與「一時仔」也在動後補語位置上出現重疊分布的情況；<sup>23</sup>根據下列考察結果發現，「一時」分布的語境可允許固定語式，如下列 a 小句，但在 b 小句中「一時仔」則顯得不大適切。

(25) a. 伊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台語文語料庫)

i<sup>1</sup> si<sup>7</sup> tshong<sup>1</sup> bing<sup>5</sup> tsit<sup>8</sup> se<sup>3</sup> bong<sup>2</sup> tong<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他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b. 伊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仔。

i<sup>1</sup> si<sup>7</sup> tshong<sup>1</sup> bing<sup>5</sup> tsit<sup>8</sup> se<sup>3</sup> bong<sup>2</sup> tong<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他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26) a. 拍做電影，轟動一時。 (台語文語料庫)

phah<sup>4</sup> tsue<sup>3</sup> tian<sup>7</sup> iann<sup>2</sup> hong<sup>1</sup> tong<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拍成電影，轟動一時。’

?b. 拍做電影，轟動一時仔。

phah<sup>4</sup> tsue<sup>3</sup> tian<sup>7</sup> iann<sup>2</sup> hong<sup>1</sup> tong<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拍成電影，轟動一下子。’

<sup>23</sup> 朱德熙 (1982: 125-139) 曾提到動後補語的作用在於說明動作的結果或狀態，而且文中不少例子可加上結構助詞「得」；或許有人認為若無法滿足此標準，便無法稱為補語，而是賓語。確實在日常語言中會可出現「看得完、吃得下、拿得起」等例子，這些都是從「可能性」的角度來看，是以除了「得」外也有否定型的「不」存在，如「看不完、吃不完、拿不起」等。然而，補語的形式至少還有：結果補語，如：寫 (\*得) 錯、數量補語，如：他看了 (\*得) 一眼等，這些都無法加上「得」，因此要將能否以本現象是為判斷是否為補語的標準，恐怕不太適切；更何況「一時」於閩南語或華語也可能出現「等得了一時，等不了一世」這類情況，句 (26) 之所以不容易加入「得」或許另有其他原因，並非就無法歸入補語。最後，一般來說，擔任賓語者都必須是受到前接動詞影響其狀態的成分，如：「吃飯」；但「轟動一時」、「跑了三小時」或「踢他兩腳」等都是補述動作的延續時間，若歸做補語或較賓語來得適切。

關於以上差異，第一個興起的問題是：前述差異是否因與「一時仔」對應的事件結構特徵相悖所致？對此，我們的看法是否定的。回顧前兩節的情況，若「一時」跟「一時仔」於銜接事件在語義上有出入時，通常無法替用；然而，從上述 b 小句的測試來看，此舉並未破壞語法，頂多會出現非慣用形式的語感而已，例如句 (27) 便無此限制，若再進一步搜尋語料庫可發現，「一時仔」在口語體的材料中已取得優勢。

(27) a. 彼台車駛了真慢，阿雪坐一時仔才到厝。 (《四重奏》5)

hit<sup>4</sup> tai<sup>5</sup> tshia<sup>1</sup> sai<sup>2</sup> liau<sup>2</sup> tsin<sup>1</sup> ban<sup>7</sup> a<sup>1</sup> suat<sup>4</sup> tse<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siah<sup>4</sup> kau<sup>3</sup>  
tshu<sup>3</sup>

‘那台車開得真慢，阿雪坐了一下子才到家。’

b. 彼台車駛了真慢，阿雪坐車坐一時／一時仔才到厝。

hit<sup>4</sup> tai<sup>5</sup> tshia<sup>1</sup> sai<sup>2</sup> liau<sup>2</sup> tsin<sup>1</sup> ban<sup>7</sup> a<sup>1</sup> suat<sup>4</sup> tse<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siah<sup>4</sup> kau<sup>3</sup> tshu<sup>3</sup>

‘那台車開得真慢，阿雪坐車坐了一下子才到家。’

c. 彼台車駛了真慢，阿雪坐誠有一時／一時仔才到厝。

hit<sup>4</sup> tai<sup>5</sup> tshia<sup>1</sup> sai<sup>2</sup> liau<sup>2</sup> tsin<sup>1</sup> ban<sup>7</sup> a<sup>1</sup> suat<sup>4</sup> tse<sup>7</sup> tsiann<sup>5</sup> u<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siah<sup>4</sup> kau<sup>3</sup> tshu<sup>3</sup>

‘那台車開得真慢，阿雪坐了有一下子才到家。’

d. 彼台車駛了真緊，阿雪坐無一時／一時仔就到厝。

hit<sup>4</sup> tai<sup>5</sup> tshia<sup>1</sup> sai<sup>2</sup> liau<sup>2</sup> tsin<sup>1</sup> kin<sup>2</sup> a<sup>1</sup> suat<sup>4</sup> tse<sup>7</sup> bo<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o<sup>7</sup> kau<sup>3</sup> tshu<sup>3</sup>

‘那台車開得真快，阿雪坐了沒一下子就到家。’

接著想問的是：句 (27a) 中的「坐」本身也帶有〔+持續性〕特徵，這部分何以未與「一時仔」適用的事件結構特徵互斥？對此，本文認為應先釐清「一時仔」在這裡是否與前幾節的功能完全相同，爾後方能回頭議論前述問題；此外，由於這部分和「一時」的分布一致，故將一併討論。

首先，劉月華等 (2001: 534, 618-620) 曾補充朱德熙 (1982: 125-139)

對補語成分詞類的看法，劉文認為補語雖以謂詞性為主，但在數量補語上則以名詞為多；並且提到「坐車坐了四十多分鐘」的例子，其中「車」方為賓語，「四十多分鐘」則是補語，若對比 b 小句的情況亦然如此。另者，從 c-d 小句來看，無論是「一時」或「一時仔」之前都可加插動詞「有」或「無」，證實這兩個時間詞於此皆為名詞性成分，但整體上則可視為由「有／無＋一時／一時仔」組成的形容詞性成分，故可以程度副詞「誠」修飾。<sup>24</sup>

以上仍需解決的問題是：有些情況下可看到「無一時仔就走」或「有一時仔才來」這類看似在動前位置的情況，是否也意味著這裡的「一時」或「一時仔」也是名詞，而非一般認為的副詞？對於這個現象，本文認為其應是省略前一個動詞，如「(坐)無一時／一時仔就走」或「(過)有一時／一時仔才來」等，這裡的「有＋一時／一時仔」與「無＋一時／一時仔」仍是補語，並未對副詞的副詞判斷形成挑戰。

接下來，我們將回頭解決前文提到的問題：何以「坐」的〔＋持續性〕特徵未與「一時仔」的〔－持續性〕特徵互斥？對於這個問題，若從下表整理的分布位置與詞類配對來看，唯有在動後的詞類與其餘位置不同，是以本文初步認為，之所以不形成相斥現象應與「一時仔」的名詞功能有關。

表三 「一時」與「一時仔」的分布位置與詞類配對

	句首	動前	動後
一時	副詞	副詞	名詞
一時仔	副詞	副詞	名詞

### 3.4 小結

綜參前幾節的探索成果，本文認為時段時間詞「一時」與「一時仔」存在同異互見的關係；我們將這些概念上的細微分別，以及如何在句法上體現

<sup>24</sup> 「無＋一時／一時仔」無法用程度副詞修飾應和語義有關，由於「一時」與「一時仔」本身已是偏短時量，若以「無」修飾便已沒有再更少的空間，所以也沒有必要再以程度副詞修飾；反之，「有＋一時／一時仔」則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的相關訊息整理於下表。

表四 「一時」和「一時仔」於時間概念的異同

核心義	偏短時義的不定量時間概念	
	一時	一時仔
句首副詞	1. 傳達少量性時段 2. 共現事件結構特徵 [ +靜態性, +持續性, -終點性 ] 3. 指向發生後持續處於某狀態的事件 4. 傾向於否定語境 5. 罕見於並列複句(偏書面語)	1. 傳達少量性時段 2. 共現事件結構特徵 [ -靜態性, -持續性, +終點性 ] 3. 指向從 A 情況轉作 B 情況的事件 4. 傾向於肯定語境 5. 常見於並列複句
名詞	1. 傳達少量性時段 2. 體現事件結構持續的時間量 3. 可接受與[ +持續性 ]動詞結合 4. 傾向出現於固定語式	1. 傳達少量性時段 2. 體現於事件結構持續的時間量 3. 可接受與[ +持續性 ]動詞結合 4. 傾向出現在口語語式

如表所示,「一時」與「一時仔」用作副詞時,雖同樣傳達「少量性時段概念」,但因在相容的事件結構上互斥,致使各自體現了不同的句法功能;反之,用作名詞時,「一時」與「一時仔」的功能趨近一致,並在動後位置上,「一時仔」也於口語部分進一步取代「一時」成為主流。總個來說,「一時」與「一時仔」在副詞的功能上應處於分工關係;另者,在名詞的功能上則屬於競爭關係。

接下來,本文將於 3.1-3.3 節的考察基礎上,透過早期閩南語文獻觀察「一時」與「一時仔」之間除了形態具承繼關係外,臺閩語何以須在原有的

「一時」基礎上，另外新創一個「一時仔」進入詞彙庫中？

#### 4. 「一時仔」的可能發展

在確認「一時」與「一時仔」於臺閩語中的異同關係後，誠如第一節所述：過往研究成果僅著重這兩個詞在形式上的發展關係，但是對於何以在既有「一時」的情況下，還須另外產生出「一時仔」？對此，本節將通過對早期閩南語文獻的觀察試著找出背後的可能發展原因。

根據本文的考察結果顯示，先時僅見「一時」於明清時期的閩南戲文之中，但此時尚未見有「一時仔」的用例。除此之外，另一值得注意的點是：若從鄰接的事件結構的特徵來看，句(28)－(29)的「失措」與「袂等得」都是於某段時間內靜態持續存在且無自然終點性的時貌；反之，句(30)－(31)的「擾起」與「改(變)」則屬不具持續性且具有自然終點的瞬成行為。若從這點來看，「一時」在這段時期可同時修飾〔+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與〔-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這是與當代臺閩語間最大的差異。

〔+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

(28) 一時失措，甲你鏡打破除。 (嘉靖 19.346)

tsit<sup>8</sup> si<sup>5</sup> sit<sup>4</sup> tshoo<sup>3</sup> ka<sup>7</sup> li<sup>2</sup> kiann<sup>3</sup> phah<sup>4</sup> phua<sup>3</sup> tu<sup>5</sup>

‘他(處境)艱難無路(可走)，才剛學磨鏡，一時失措，把你的鏡子打破了。’

(29) 淨：好驚人，我一時都袂等得...。 (嘉靖 45.044)

tsing<sup>7</sup> ho<sup>2</sup> kiann<sup>1</sup> lang<sup>2</sup> gua<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o<sup>1</sup> bue<sup>7</sup> tan<sup>2</sup> tit<sup>4</sup>

‘淨：好嚇人，我一時(半刻)都等不及了。’

〔-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

(30) 又使得杜鵑、燕仔，一个聲 R 許處啼怨，...惹起春心春愁一時盡

都擾起 (嘉靖 48.059)  
 iu<sup>7</sup> su<sup>2</sup> tit<sup>4</sup> too<sup>7</sup> kuan<sup>1</sup> inn<sup>3</sup> a<sup>2</sup> tsit<sup>8</sup> e<sup>5</sup> siann<sup>1</sup> siann<sup>1</sup> hu<sup>2</sup> te<sup>3</sup> the<sup>5</sup> uan<sup>3</sup> lia<sup>2</sup>  
 khi<sup>2</sup> tshun<sup>1</sup> sim<sup>1</sup> tshun<sup>1</sup> siu<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sin<sup>7</sup> to<sup>1</sup> liau<sup>2</sup> khi<sup>2</sup>  
 ‘又使得杜鵑、燕子，一個勁地在那處聲聲啼怨...惹得春心春愁一  
 下子全都被擾動了起來。’

- (31) 雪飛滿天恰像柳絮引起樹木凍拆，見許青山一時都改，  
 (明刊閩南戲曲絃管選本三種新刊時尚雅調百花賽錦：上 8)  
 suat<sup>4</sup> pue<sup>1</sup> buan<sup>2</sup> thian<sup>1</sup> tu<sup>2</sup> tsiunn<sup>7</sup> liu<sup>2</sup> su<sup>3</sup> in<sup>2</sup> khi<sup>2</sup> tshiu<sup>7</sup> bok<sup>8</sup> tang<sup>3</sup> thiah<sup>4</sup>  
 kinn<sup>3</sup> hit<sup>4</sup> tshing<sup>1</sup> san<sup>1</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o<sup>1</sup> kai<sup>2</sup>  
 ‘雪飛滿天恰恰像柳絮引起了樹木受凍離析，看那青翠的山巒一下  
 子就都改了面貌。’

根據文獻顯示，「一時仔」須到日治時期的《語苑》方出現最早用例。若從鄰接事件結構特徵來看，句(32)的「了損」屬於瞬成行為，「一時仔」是修飾發生損失的過程；然而，句(33)中「一時仔」修飾的是「不敢離開」本身持續的過程，屬於靜態性非瞬成行為。從上可知，「一時仔」在日治時期同樣負擔修飾兩種事件結構的功能。

- (32) 亂暴逐踏死牛仔子、一時仔間着了損幾仔十元、 (《語苑》9)  
 luan<sup>7</sup> pok<sup>4</sup> jiok<sup>4</sup> tah<sup>8</sup> si<sup>2</sup> gu<sup>5</sup> a<sup>2</sup> kiann<sup>2</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kan<sup>1</sup> tloh<sup>8</sup> liau<sup>2</sup> sun<sup>2</sup>  
 kui<sup>2</sup> a<sup>2</sup> tsap<sup>8</sup> khoo<sup>1</sup>  
 ‘(母牛)亂暴追逐踩死牛崽，一下就得損失幾十塊錢’
- (33) 白狗仔着病，白菜貓仔在枳頭邊顧病，一時仔都不敢離開，  
 (《語苑》17)  
 peh<sup>8</sup> kau<sup>2</sup> a<sup>2</sup> tloh<sup>8</sup> pinn<sup>7</sup> peh<sup>8</sup> tshai<sup>3</sup> niau<sup>1</sup> a<sup>2</sup> ti<sup>7</sup> king<sup>2</sup> thau<sup>5</sup> pinn<sup>1</sup> koo<sup>3</sup>  
 pinn<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a<sup>2</sup> to<sup>1</sup> m<sup>7</sup> kann<sup>2</sup> li<sup>7</sup> khui<sup>1</sup>  
 ‘白狗生病，白菜貓在枳頭邊看顧著(白狗)，一刻都不敢離開’

值得注意的是，「一時」於日治時期仍承繼明清的分布，即：同時可修飾〔+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與〔-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兩種事件結構，分別如下：

(34) 官人若一時無張持看、就大家愛隨便無規矩。 (《語苑》18)

kuan<sup>1</sup> lin<sup>5</sup> na<sup>7</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bo<sup>5</sup> tiunn<sup>1</sup> ti<sup>5</sup> khuann<sup>3</sup> to<sup>7</sup> tak<sup>8</sup> ke<sup>1</sup> ai<sup>3</sup> sui<sup>5</sup> pian<sup>7</sup>  
bo<sup>5</sup> kui<sup>1</sup> ki<sup>2</sup>

‘官人若一時沒注意看管著（大家），大家便（開始）隨便沒了規矩。’

(35) 陶興自如此得了此注橫財一時土富起來。 (《語苑》20)

to<sup>5</sup> hing<sup>1</sup> tsu<sup>7</sup> lu<sup>5</sup> tshu<sup>2</sup> tit<sup>4</sup> liau<sup>2</sup> tshu<sup>2</sup> tu<sup>3</sup> huainn<sup>5</sup> tsai<sup>5</sup> tsit<sup>8</sup> si<sup>5</sup> thoo<sup>5</sup> pu<sup>3</sup>  
khi<sup>2</sup> lai<sup>5</sup>

‘陶興就此得了這筆橫財一下子暴富起來。’

對於前述情況，若再納入現代臺閩語的分布（參第 2-3 節）一併觀察，我們可以將「一時」和「一時仔」於閩南語中修飾事件結構的變化統整於下表：

表五 「一時」和「一時仔」於閩南語的發展

	明清	日治	臺閩語
一時	1. 靜態事件 2. 瞬成事件	1. 靜態事件 2. 瞬成事件	靜態事件
一時仔		1. 靜態事件 2. 瞬成事件	瞬成事件

從上表整理結果來看，本文認為「一時仔」的出現可能是為了分擔原本獨由「一時」承擔的多義功能；然而，若由 Haiman (1985: 196-229) 提出的

「成分象似」(isomorphism)原則來看，<sup>25</sup>這明顯違反該原則要求的「一個形式對應一個意義」精神(one form-one meaning principle)。為了能解決這個情況，便於稍晚的日治時期產生出「一時仔」，但在生成初期，「一時」與「一時仔」仍存有混用空間，爾後，待進入臺閩語時期這兩個詞方成分用之勢。

最後想問的是：何以是由「一時仔」承擔瞬成性事件？對此，本文認為這點應可從「仔」的小稱功能來看，因為「小稱詞」(diminutive)本具有傳達「小、少」的概念，相較於「一時」，「一時仔」於形式上更具有理由承擔傳達「短瞬概念」的瞬成事件，「一時」則留用於時程相對較長的靜態事件。

## 5. 結語

本文以臺閩語近義時間詞「一時」與「一時仔」為研究對象，論題包含兩大部分，其一是兩者在語義上的異與同，以及前述關係如何落實於看似重疊分布，卻仍存有細緻差異的位置，包含：句首、動前與動後等；其次則從歷史語料觀察「一時」與「一時仔」在形式和功能上的發展歷程、動因與機制，並為共時現象尋找適當解釋。

首先，本文發現「一時」和「一時仔」皆是用以傳達「少量性時段」時間概念的時段時間詞，同時都可分以副詞與名詞功能從時間角度修飾事件，惟與「一時」和「一時仔」相容的事件結構則異同互見。

就副詞功能來看，「一時」和「一時仔」皆可分布於句首與動前位置，但「一時」傾向與帶有〔+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特徵的事件結合，並於其中傳達「該事件在發生後仍持續處於某狀態」的靜態性概念，例如可

<sup>25</sup> 不同於 Saussure 提出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意指：「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堅不存在自然聯繫；對此，「象似性」(iconicity)則持相反意見，即認為：能指與所指間具有聯繫關係。爾後，當代的認知語言學家(Chafe 1970; Haiman 1980, 1983, 1985: 196-229; Langacker 1987; Tai 1985, 沈家煊 1993, 張麗麗 2003 等)則將象似性的概念引入解釋語言結構現象。其中 Haiman (1980, 1983, 1985: 196-229) 是較早進行系統性研究者，他提將象似性依對象不同分成「成分象似」與「關係象似」(motivation)兩小類，後一類是指：句法成分間的關係通常對應於經驗結構成分間的關係，如隱喻。

體現在事件的否定形上，即：「一時應袂出來」；至於「一時仔」則慣與帶有〔－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特徵的事件相容，且在其中傳達「該事件從 A 情況轉作 B 情況」的瞬成性概念，例如可體現在事件的肯定形上，即「一時仔就應出來」。至於用作名詞時，「一時」和「一時仔」則分布於補語位置，並且都可與帶有〔＋持續性〕特徵的事件相容；惟「一時」傾向出現在書面語，口語體的比例較低，「一時仔」則為口語體的主要用法。

除此之外，本文也試著通過對早期閩南語文獻的考察，確定「一時仔」的生成時間確實晚於「一時」，並且進一步探討何以臺閩語會在既有「一時」的情況下，還需另外創造「一時仔」？

對於以上問題，本文發現「一時」在明清閩南文獻中同時可修飾帶有：

1. 〔＋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 2. 〔－靜態性，－持續性，＋終點性〕等特徵的事件結構，從「成分象似」(isomorphism) 觀點來看，明顯違反「一個形式對應一個意義」精神。爾後，為了解決前述問題，日治時期便透過加接「仔」的方式新創出「一時仔」，並與「一時」互相分擔兩種事件結構；儘管初始階段「一時」與「一時仔」尚有混用情況存在，但進了臺閩語階段並呈現分用態勢，並由帶有小稱詞的「一時仔」承擔修飾瞬成事件的功能，「一時」則留用於修飾另一個事件結構。

最後，臺閩語中同樣傳達「偏短時義的不定量時間概念」者尚有「一下」與「一下仔」，此間在修飾事件結構的時量時，是否具有差異，若有，是否與本文探索對象一致，又或另有不同因素？受限篇幅與論題限制，本文無法細談，僅能在未來另文探索。

## 引用文獻

- Bellert, Irena. 1977. On semantic and distributional properties of sentential adverbs. *Linguistic Inquiry* 8.2: 337-357.
- Brinton, Laurel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fe, Wallace L. 1970.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Saussure, Ferdinand. 2011.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sup>nd</sup>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iman, John.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Language* 56.3: 515-540.
- \_\_\_\_\_.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4: 781-819.
- \_\_\_\_\_. 1985. *Natural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and Ruqaiya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Na and Sandra Annear Thompson. 2008.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Taipei: Taiwan Crane Publishing.
- Lin, Jo-Wang. 2003.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 259-311.

- Tai, James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n John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49-72.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endler, Zeno. 1957. Verbs and tim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2: 143-160.
- \_\_\_\_\_. 1967. *Linguistic in Philosoph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丁雪歡. 2008. 〈時間副詞“一時”的三類語法意義〉。《雲南師範大學學報》6.5: 72-77。
- 丁聲樹. 1961.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中華民國教育部. 2023. 《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辭典》。臺北：中華民國教育部。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16. 《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鳳蘭. 2005. 〈“一時”的語義及詞性分析〉。《語文學刊》1: 34-36。
- 台灣語通信研究會. 1908. 《語苑》。臺北：台灣語通信研究會。
-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http://ip194097.ntcu.edu.tw/TG/concordance/form.asp>  
(查詢日期：2020.10.29)。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向農. 2003. 《現代漢語時點時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泉. 1996. 〈副詞和副詞的再分類〉，胡明揚編《詞類問題考察》，364-390。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呂叔湘. 1992 [1944]. 《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問題〉。《外語教學與研究》1: 2-8。
- 邢福義. 1986. 《複句與關係詞語》。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_\_\_\_\_. 2002. 《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_\_\_\_\_. 2003. 《詞類辨難》。北京：商務印書館。
- 林若望. 2002. 〈論現代漢語的時制意義〉。《語言暨語言學》3.1: 1-25。
- 吳守禮. 2001.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出版社。
- 吳中偉. 1998. 〈主述結構和關聯副詞的句法位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



89-91。

- 金洪臣. 2011. 〈論“一時”〉。《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4: 83-85。
- 屈承熹. 1991. 〈漢語副詞的篇章功能〉。《語言教學與研究》2: 64-78。
- \_\_\_\_\_ . 2006. 《漢語篇章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胡明揚. 1991. 〈句法語義范疇的若干理論問題〉。《語言研究》2: 1-10。
- 胡壯麟、朱永生、張德錄編. 1989. 《系統功能語法概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胡萬川、黃晴文. 1997. 《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二》。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姚小鵬. 2010. 《漢語副詞連接功能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陸儉明. 1991. 〈現代漢語時間詞說略〉。《語言教學與研究》1: 24-37。
- 張亞軍. 2002. 《副詞與限定描狀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張黎. 2003. 〈“界變”論——關於現代漢語“了”及其相關現象〉。《漢語學習》1: 17-21。
- 張誼生. 1996. 〈副詞的篇章連接功能〉。《語言研究》1: 128-138。
- \_\_\_\_\_ . 2000. 〈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範圍與分類〉。《語言研究》2: 51-63。
- \_\_\_\_\_ . 2004. 《現代漢語副詞探索》。上海：學林出版社。
- \_\_\_\_\_ . 2007. 〈漢語非典型持續體標記“中”和“間”的形成和發展〉。《漢語學報》4: 2-14。
- 張麗麗. 2003. 〈動詞複合與象似性〉。《語言暨語言學》4.1: 1-27。
- \_\_\_\_\_ . 2015. 〈「便」的語法化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83: 151-202。
- 梅廣. 2015.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市：三民書局。
- 游鋒華. 2018. 〈時間副詞“一時”的典型語用特徵〉。《濱州學院學報》34.5: 58-63。
-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 1980. 《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董秀芳. 2011. 《詞匯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鄒海清. 2009. 〈界變義時間副詞的語義時間定位模式及類別〉。《雲南師範大

- 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5: 66-72。
- \_\_\_\_\_ . 2010. 〈從時間副詞的功能看其範圍和類別〉。《華文教學與研究》1: 79-84。
- 趙艷梅. 2004. 〈關於“一時+VP”的思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19.9: 73-75。
- 鄧守信. 1985. 〈漢語動詞的時間結構〉。《語言教學與研究》4: 7-17。
- 鄧安寧. 2003. 《四重奏》。臺北：大愛電視台。
- 廖秋忠. 1986. 〈現代漢語篇章中的連接成分〉。《中國語文》6: 413-427。
- \_\_\_\_\_ . 1991. 〈篇章與語用和句法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4: 16-44。
- 蔣紹愚. 2001.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鄭綦、曹逢甫. 2012. 《華語句法新論（下）》。新北：正中書局。
- 鄭綦. 2013a. 〈從方言比較看「一時」的語法化過程〉。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3屆全國年會宣讀論文。2013年10月26日至27日。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
- \_\_\_\_\_ . 2013b. 〈短時義時段詞的形成與發展〉。漢語時間標記之歷史演變國際研討暨第八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宣讀論文。2013年11月16日至18日。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 \_\_\_\_\_ . 2014. 〈日常敘事中台灣閩南語短時義時段詞的用法〉。《台灣學誌》10: 27-59。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2001.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戴耀晶. 1997. 《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龍彼得輯. 1992. 《明刊閩南戲曲絃管選本三種》。臺北：南天書局。

[2022年11月27日收稿；2023年3月22日第一次修訂；2023年5月1日第二次修訂；2023年5月11日接受刊登]

---

蘇建唐

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danytaung@gmail.com

##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一時’ and ‘一時仔’ in TSM: Development of ‘一時仔’

Chian-Tang SU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ynonyms of time ‘一時’ and ‘一時仔’ in Taiwan Southern Min (TSM). Both ‘一時’ and ‘一時仔’ mean ‘short time’, but ‘一時’ uses to occur in the situation with [+stative, +continuous, –telicity] and ‘一時仔’ uses to occur in the situation with [–stative, –continuous, +telicity] on the contrary. Although ‘一時’ and ‘一時仔’ shown in complement have [+continuous], ‘一時’ tends to appear in written language and ‘一時仔’ in spoken language.

During MinQing dynasty, ‘一時’ could modify two types of event structure including [+stative, +continuous, –telicity] and [–stative, –continuous, +telicity]. In the light of isomorphism principle, ‘一時仔’ was created t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holding by ‘一時’ in Japanese ruled period. Since including the diminutive ‘-仔’, ‘一時仔’ could take response of the event structure with [–stative, –continuous, +telicity], and ‘一時’ still modify the event structure with [+stative, +continuous, –telicity] in TSM.

Key words: 一時 ‘period’, 一時仔 ‘brief’, Event structure, State event, Achievement event